

歐陽子倩選集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292 字数247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1 $\frac{13}{16}$ 插

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0000册

定价(4) 1.15元

前 言

这个选集里所收的有话剧多幕剧三篇，独幕剧六篇，其中《潘金莲》一篇是在1926年根据我写的京戏本改写的。京戏的台本没有保存下来。当时我受了“五四”运动反封建、解放个性、破除迷信的思想的影响，就写了这样一出为潘金莲翻案的戏。戏里说潘金莲原是张大户的丫头，荒淫无度的张大户要把她收房，因她抗拒，便故意把她配给一个当地最丑陋的男子武大郎。她嫁了过去也只好自怨命苦，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。不想遇到了景阳冈打虎的武松，燃起了她青春熾烈的火焰。可是象武松那样坚强的汉子却不易为柔情所动。武松去后，潘金莲失望之余，为恶霸西门庆所引诱，谋杀了丈夫。武松回来，替兄报仇，潘金莲被杀。戏里认为潘金莲的犯罪有其社会的原因。她由于横被摧残压迫，产生了变态心里，致成疯狂状态。罪恶是由当时社会造成的。这个戏从武大死后做起，台上并不出现谋杀的场面。但是现在看来，和恶霸同谋杀死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人总是不妥。过去的作品我没打算修改，一来想保存当时的原样，二来估计可能越改越不像样，也就算了。这个戏作为京戏我和周信芳、高百岁、周五宝三位演过好几场，以后不久我就脱离了舞台生活。拿来放在选集里也就是聊备一格，作为纪念而已。

几个独幕剧，除《越打越肥》，都是在广东戏剧研究所的时候写的。《屏风后》、《车夫之家》、《买卖》、《同住的三家人》写的都

是当时广州的事：《屏风后》里面提到的道德维持会，当时广州的确有类似那样的一个会。我1929年到广州见到许多阔人盖洋楼逼着穷人搬家，就写了《车夫之家》。象《买卖》里那些怪物也是我所常见的。当时国民党的要人为着向外国买军火，扣押金，发洋财，甚么丑事都做得出，《买卖》这个剧里所暴露的不过极小的一个片段，在着笔时当然也不能毫无顾忌。

“一二八”事变给我的影响很大。《不要忘了》以活报的形式反映了“九一八”事变到李頓調查团来中国的一段简史。这个戏我匆匆写成，本想设法演出一两次，但始终没能办到。广州有一个中学演过，因为学生乱叫口号，演不到一半警察就去抓人，只得中途停止。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福州——所谓“闽变”时期——排过，刚要上演，蒋介石的飞机去轰炸，没有演成。这戏对我来说也有些纪念意思。《同住的三家人》是在1932年陈济棠当省主席，汪精卫到广州的时候写的。汪、陈以抗日反蒋为号召，可是就在那个时候，群众检查日货，警察开枪屠杀，有不少市民丧了性命。那时通货恶性膨胀，而国民党当局巧立名目掠夺老百姓，靠薪金生活的都苦不堪言。^①戏尽管写得不好，却真实地暴露了当时的黑暗情形，只是还嫌十分不够罢了。

《越打越肥》是1939年在桂林写的。那个时期以李宗仁、白崇禧为首的广西军阀和他们的亲戚都倚仗枪杆子走私。人们都说：“百姓越打越瘦，阔人越打越肥”，我便写了这个戏讽刺那班越打越肥的傢伙。当时象这类的独幕剧我还写有四个，只剩了这一个。我所写的独幕剧远不止这些，其中只有很少一两个不是讽刺腐败的国民党人的。事成过去，这些戏也就失了意义。

《桃花扇》这次是根据上演本修改过，附了一篇《前言》略述我对其中几个主要人物表现的意见，聊供读者参考。

《忠王李秀成》1942年在桂林写的。为着要审查机关通过，曾費过一番苦心。当时在桂林和重庆都曾演出过，但最后就象这样一个戏也被禁演。最初上演时沒經過伪中央审查，后来桂林也設了图书审查分会，这个戏就被改掉三十处，命令刪去的有五十处，等于全部否定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我对这个戏并不滿意，本想改写，一直因循下来，也就沒有兴趣再重新执笔了。

我写的一些剧本都不大够标准，在旧版选集的《前言》里我曾說：“作为戏剧运动史的参考資料或未为不可”，現在，我仍然是这样看。

欧阳予倩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

-
- ① 广东的货币是以銀毫为主，分单毫和双毫，单毫是一毛，双毫是二毛，輔币用銅元，后来单毫沒有了，专用双毫。国民党軍閥混战时期滥发紙币，由“中央銀行”发行一元、五元、十元的紙币叫做“中央紙”，与銀毫同时通用。这种紙币經常停兌，每停兌一次贬值一次，从九成五漸貶至一二成，再发新币，命令十足通用。过一个很短的时期又开始贬值，所以靠薪水过活的經常被打折扣，經常不安。軍閥政府在銀毫方面又要花样，新出的銀毫叫做“原新”，半新旧的叫“拣新”，顏色变黑了的就叫“旧毫”。这三种在市面上价值不一样。这許多做法，就是当时的统治者同奸商买办勾結起来剝削人民的一种把戏，因此更加重了香港币的权威。國人的口袋里全是港币，一般老百姓很多都傾家蕩产。

目 次

前言.....	1
屏风后.....	1
车夫之家.....	19
买卖.....	31
同住的三家人.....	63
不要忘了.....	93
越打越肥	125
忠王李秀成	139
桃花扇	245
潘金莲	239

屏 风 后

(独 幕 剧)

人物：

康扶持(原名康正名)——道德維持会会长。

康无垢——其子。

赵、錢、孙、李、周——道德維持会职员。

忆 情——女伶。

明 玉——忆情之女。

吳 某

僕 人

時間：

一九二八年。

地点：

上海。

布景：

一家旅館的房間：中間有門，可通內室，下手一个屏风，外面一张圓桌，几把椅子，上手一张沙发，旁边是通外的門。

開幕時，康无垢、赵、錢、孙、李、周在打扑克牌。

赵 扑克牌真是好东西。

錢 外国人作的东西当然是好！

赵 你看，用力丢都沒一点响声。

李 我們在这里打牌，人家还当我們是在这里办公事呢！

周 中国的紙牌何尝不是一样！

康无垢 那到底是时代之落伍者。

錢 物質文明当然赶不上外国。

李 精神文明当然讓中国独步。

周 所以外国的牌，中国人打，是物質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結晶！

大家笑。

康无垢 不是結晶，是結婚！

大家又笑。

康无垢 老赵，你看不看？

赵 拿这种精神就可以使外国的科学与中国的道德結起婚来。

康无垢 別瞎扯了，問你看不看？

赵 看牌有什么意思，不如讓她来給我們多看几眼。

周 胡鬧，耽誤功夫。

康无垢 真是！

赵 我的牌論理沒有看的資格，可是我要孝敬我們少会长几块钱。

康无垢 老赵就喜欢胡鬧。

赵 会长的少爷当然是少会长啦，我們应当表示敬意的。来，两块錢看一看。

康无垢 好，我两对，King two pair 刚刚是一对 King 一对 Queen！

赵 恭喜恭喜，真好兆头！

錢 皇帝跟皇后見面才真可以結婚呢。

赵 好好好，我来劝进，就請少会长荣登九五作皇帝，回头明玉来了，就請她作皇后。

大 家 是的，是的，我們来劝进！

康无垢 胡說八道，敗坏人家的名誉，真不道德！

、赵 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夫妇，人之大倫也。有什么不道德？

李 道德本从結婚起。

周 不道德也从結婚起。

錢 逢場作戏又待何妨，明玉可真好。

周 她的媽忆情也不錯。

赵 正所謂“有其母，必有其女”。

康无垢 不对，要說有其女必有其母。

赵 不錯，不錯，女字应当注重！

大 家 不錯，不錯。

康无垢 因為她們好，才值得我們逢場作戏。

孙 逢場作戏本来无关于风化。

赵 那可不然，在內地就不行，到了上海租界上誰認識我們。

李 这叫到一時說一時。

康无垢 所以說孔子圣之时者也。

大家笑。

康无垢 明玉怎么还不来？

周 她若是不来，似石沉大海。

赵 她若是肯来，便成双成对。

李 你們別太高兴了，恐怕会长一回来就沒命了。

赵 决不会回来的，他到南京去拜見大人去了，他說三天才回来，今天還沒到两天呢。

康无垢 我們老人家，他真是說几时回，就一定几时回的，他預定的計劃，从来不变的。

李 会长不在，我們就这样胡鬧，总怕有点說不过去吧。我們都是道德維持会的會員，万一人家知道了，登我們一段小报，那可糟了。

孙 目下的小报可真該死，專門打听人家的阴私。

康无垢 只要你們不乱說，誰会知道，这不过是偶然的事。

周 我們这也是調查社会情形。

康无垢 对呀，社会情形不熟，怎能够維持风化呢？

赵 对呀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

大家笑。忆情和明玉进来，大家放下牌。

赵 阿弥陀佛，你們可来了！

明玉脫下披风，挂在屏风上。

忆 情 明玉要到外碼頭去，刚在那兒談着。

康无垢 到哪兒去？

忆 情 大約是到汉口，本来想到山东去，山东的包銀还多些，听说那边有个什么会长，老爱跟女戏子作对，我想免得去找麻煩。

康无垢 山东哪里？

忆 情 济南。

大家相視，会意而笑。

赵 济南那个地方沒汉口好，你还是到汉口去。……

康无垢 济南比汉口好！

赵 是的，是的，济南比汉口好，你到济南去也很有个意思。

忆 情 你們不是从山东来的嗎？知道济南有个反对髦兒班的会长沒有？

赵 有……可是……

康无垢 沒有。

忆 情 沒有？听说是什么維持会……

赵 啊，……那一定是謠言……

忆 情 只怕你們不知道，那边的領班說的，他还想用錢疏通那会长呢。

周 別管他，我們还是打牌玩兒吧。

忆 情 我想喝点兒酒。

赵 我方才开了一瓶白兰地，你喝吧。（取酒斟与忆情，又斟与明玉。）

忆 情 謝謝。

赵 明玉姑娘，你也来一杯，預祝你跟个好姑爷！

明 玉 呸。

忆 情 她不会喝酒，我也从来不讓她喝。

赵 你自己就喝得，却不讓女兒喝，真是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点灯了。

忆 情 我不同，我怎么忍心教她和我一样！

康无垢 忆情，你来替我。

忆 情 好，輸了可別怪我。

赵 康少爷是不在乎的。我是老上海，他們都是客帮，我介紹你認識这几位先生，就是要叫你替他們輸几千块钱給我，我是講道德的人，决不說假話。

周 老赵，少說廢話，还是赶快輸点錢过来。

无垢拉明玉进套間，坐在沙发上，大家假咳嗽。

赵故意把帘子放下了。

忆 情 （一面喝酒）真会捣乱，我回头跟你算賬。

赵 包你沒錯，女兒大了，你总应当教給她些軋餅头的道理才是。

忆 情 我儿时軋过餅头？狗嘴里长不出象牙！

周 罵得好！罵得好！老赵真是坏种。

忆 情 进不进？（喝酒。）

赵 进进进，不进你又罵我怯战了！

忆 情 你要死了。

李 老赵真不道德。

赵 論文章不及諸公，論道德却未敢多讓，可是我老赵的道德跟人家的不同。

李 怎么不同？

赵 人家的道德，是要維持名譽，我的道德是騙騙女人就够了。忆情，是不是？

大 家 該死，該死。

这时候明玉在內低唱，大家小声叫好。有一个人在門口張一張。

門外声 会长回来了！

大家一惊。康无垢急跑出来，有人从門口走进。

康无垢 老吳，原来是你啊！吓我們一大跳。

赵 我听声音就知道是他。

吳 拿賭，拿賭，你們都是道德……

康无垢 我們什么都不是，你不許胡說！

赵 加入，加入……

大家和之。

吳 好好好，你們知法犯法，我等会长回来告訴他！

周 我們这也是学时髦。

吳 原来知法犯法是时髦？

康无垢 不然，犯法要犯得漂亮才时髦。

周 是了，犯法要不讓人知道就是漂亮。

李 不然，犯法要讓人好象知道，好象不知道才算漂亮！

錢 不然，犯法要犯得簡直讓人知道，可是抓不到証据，才算漂亮。

孙 不然，犯法要犯得人家抓着証据，却把你无可如何，那才叫漂亮。

赵 不然，犯法要人家都当你犯得好，犯得有道理，犯得有趣，那

才算漂亮。

大家笑。

吳 (对忆情)明玉呢?

忆 情 沒有来。

周 漂亮,漂亮,說假話分明是犯了妄言之罪,可是“沒有来”这三个字說得又清又脆,又娇又媚,真好,真有道理,真漂亮。老赵的話是不錯的!

赵 这还不算,我們无垢兄才真漂亮呢!

康无垢 怎么又弄到我头上来了?

赵 偷偷摸摸地偷人家的女兒偷不着,就明火执仗地搶,搶到后头房里去,把帘子放下来,不讓大家看見,可是我們觉得这一搶真好,真有道理,真有趣,就証明我們无垢兄是漂亮,还有一个人更漂亮! (去把帘子打开,明玉出来)你們看,漂亮不漂亮?

大 家 漂亮,漂亮!

吳 这可了不得,原来有这末許多花样。

赵 将来紅蜡烛一点,进了房,上了床,花样还要多呢。

忆 情 紅蜡烛一点,就什么花样也沒有了。(喝一口酒。)

赵 女人家是进了房才有花样的。

忆 情 几千年男子的下流无耻,都被你代表完了!

周 罵得好!

康无垢 这句话好象革命党說的話。

忆 情 在青天白日旗底下,連句革命話都不会說那不完了嗎?可是我真想革命。

赵 我也想革命。

忆 情 你配?

赵 我想革女人的命,女人一来就把我們的牌局扰了,回头还扰

得我不能睡覺。

吳 忆情，你想革什麼命？你想挂皮帶穿軍裝嗎？

忆 情 我不說了。

明 玉 媽，不要說吧，說了讓他們學了乖去。

趙 這樣一來，我們倒非要听听不可！

周 我們大家來請願！

大 家 好，大家請願！

康无垢 我來領銜！（他與趙、周一同蹲到明玉面前。）

趙 請大總統俯念群情，加以訓示，不勝感戴之至！

康无垢 別攪！

明玉笑不可仰。

康无垢 你說，你說！

明 玉 我媽媽是要革你們男人的命。

趙 幾千年來男人被女人害死的不知多少呢，我正要報仇。

忆 情 女人被男人害死的，不知几百几千倍。那是不在你們那篇賬里头，有賬你們也不算的。

趙 算女人的賬那才是傻子呢。可是我的話是有証据的！

忆 情 我的話更有証据！

趙 我自己就是証据！

忆 情 我也自己就是証据，先說你的。

康无垢 老趙你不要說，你總沒有好話，還是讓忆情說。

忆 情 讓趙爺說，我听听他的。

周 他一定沒有好話！

趙 我說出來讓你們也好學學乖。

錢 要說就快說。

趙 唉，我上女人的當可真不淺！

周 你也会上当吗？

赵 我一生就上女人的当！

錢 那个女人美不美？（站起来吸烟。）

赵 不美怎么会上当？

李 那也值得。

赵 值得？我为她倾家败产还不说，几乎连裤子都当了！

吳 那就变成赤裸裸的爱情喽！

赵 我要怎么讨好，就怎么讨好，谁知她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
周 啊，简直没放在她眼里？

赵 她气我，骗我，取笑我，拿我开玩笑，我恼她，恨她，但始终还是爱她，我觉她变了心，我简直要到黄浦江去投水！

錢 投了没有？

赵 投了还会在这兒跟你讲话吗？

周 那末她怎么样？

赵 她以后跟一个留学生跑了，还写封信骂我一顿，说我拿金钱压迫她，她要完成她的什么神圣之爱。

大家笑。

赵 我为了她一年没有回家。我第三个妻还赶来和我拚命，叫我赶了回去，我以为这样就可以表示我爱情的坚决了，谁知她还是看上留学生！所以我最恨的是留学生，他们什么也不会，就会什么爱呀情呀地吊膀子，专和我们老头子作对，所以我感觉到中国的旧道德真有提倡之必要！那些青年男女，真要给他们一点范围才好！……我要不是为了吃饭，决不让我的儿子到美国去。

忆 情 完了吗？

赵 这不过是大致，情节还曲折得很呢，我有篇《忤情记》。几时